

塞纳河畔的蓝调彼岸

一个主持人的巴黎画展手记

从话筒到画笔，从杭州到巴黎，这条路，才刚刚开始。画布之外，更多的远方都还未命名。

□ 撰稿 | 史帅 Sray

从声音到色彩，从演播厅到画廊，从西湖到塞纳河。

跨界，不是身份的切换，是能量的扩容。

2026年7月，中法国际夏季艺术展在巴黎 La Galerie L ‘Esprit D’ Escalier 开幕。展览以“融合与重塑”为命题，由法国造型艺术协会、法国当代艺术艺术家协会联合拉姆艺术空间共同主办，策展人为楼海洋、张晓霞。数十位中法艺术家同台，作品涵盖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珠宝设计。这是一场不需要翻译的对话——在法式浪漫的流光与中式写意的留白之间，西方形式语言的自律与东方意象思维的隐喻，彼此凝视，彼此激活。

站在这群职业艺术家中间，我像一个远道而来的插班生。但艺术不问出处，只问你敢不敢把内心最真实的东西掏出来，交给画布。

我带去的作品叫《蓝调·彼岸》，40×50cm，布面油画。画面里，蔚蓝的海漫至天际，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悬浮于海中央。一位男孩背身而坐，面朝远方。蓝色是沉默的，也是辽阔的。我用纯粹的蓝铺陈孤独的底色，又以渐亮的天际线破开情绪的出口。白色床单是画面唯一的“陆地”——柔软、克制，像内心最后一块未曾被淹没的平静。男孩没有表情，却已诉说了一切。他背对来路，面朝光亮。远方越来越亮，那是天光，是彼岸，是一个不必言说却始终相信的方向。即使孤独无边，



史帅与他的作品《蓝调·彼岸》。

心中仍有光可循。

油画创作和主持，于我而言，本质上是一件事。手持话筒，我是声音的抵达者；拿起画笔，我是色彩的破晓者。声音抵达耳畔，色彩破晓于心。2025年，我在杭州办了第一场个人油画展“光谱对白”，把话筒前未曾说出的，一笔一笔绘进布面。油彩堆叠处是我藏起来的情绪叙述，留白处是等待探索的无限可能。从浙江广电的演播厅到巴黎的展厅——这条路，是画笔替我丈量的远方。

法国展览期间，我去了梵高故居奥维尔。站在梵高那间七平方米的阁楼里，晦暗，狭小。很难想象，那些翻涌的麦田、旋转的星空，是从这么小的一间屋子里“生长”出来的。他把自己装不下的东西，全泼进了画布。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一件事：艺术是一个容器，装得下一个人所有说不出口的抵达与告别。而我画里的蓝色男孩，某种意义上，就是我的“七平方米”。他替我坐在那里，面朝一片我尚未抵达的海。

展览已落幕。但它的意义还在延展——不是展期内的那几天，而是展墙之外，更长久的回响。

海明威说，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我庆幸，我落座时有艺术之光的包容与托举。

从话筒到画笔，从杭州到巴黎，这条路，才刚刚开始。画布之外，更多的远方都还未命名。民

信息

塑我此生：贾科梅蒂艺术大展

近日，“塑我此生：贾科梅蒂艺术大展”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，这是正值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逝世六十周年推出的专题大展，汇集212件基金会原作与档案，呈现这位战后欧洲雕塑大师创作脉络。